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By Train through the Americas

[美] 保罗·索鲁 著
Paul Theroux

陈朵思 胡洲贤 译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从北美到南美的火车之旅

上

黄山书社

风物、感动、心动、用脚步丈量
放慢脚步，用眼睛和心灵发现世界的精彩，体验那些隐藏在风景背后的文化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By Train through the Americas

Paul Theroux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从北美到南美的火车之旅
上



〔美〕保罗·索鲁斯 著
陈尖恩 胡洲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从北美到南美的火车之旅/（美）保罗·索鲁（Paul Theroux）著；陈朵思，胡洲贤译．—合肥：黄山书社，2011.6

（花生文库·旅行文学系列）

ISBN 978 -7 -5461 -1863 -5

I. ①老… II. ①保… ②陈… ③胡… III. ①游记—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895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1211946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Copyright © 1979, Cape Cod Scriveners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从北美到南美的火车之旅（全二册）

著 者：保罗·索鲁（Paul Theroux）

译 者：陈朵思 胡洲贤

责任编辑：余 玲 高 杨

特约编辑：马晓茹 李小敏

装帧设计：翁 涌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7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全二册）



美国

芝加哥
盖尔斯堡

堪萨斯城
牛顿
威奇托
庞卡市
俄克拉何马市
阿德英
沃斯堡

圣安东尼奥

新拉雷多
蒙特雷

墨西哥

圣路易斯波托西

克雷塔罗
墨西哥市

圣多明各·特万特佩克

萨利纳克鲁斯

0 500
(英里)

塔帕丘拉
危地马拉市
圣萨尔瓦多
萨卡帕文森特







出版前言

本书所采用的译文，系在繁体字版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工作包括如下两项：人名、地名一般改为中国大陆地区通行译法；对明显的错译、漏译进行改正、增补。

作者保罗·索鲁系美国作家，行文风格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其作品的观点、立场，难免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不合之处。对此，我们一般作为资料保留，并在不影响全书主旨和上下文衔接的前提下，对极个别不当之处进行了技术处理，望读者知悉。即便如此，书中仍难免存在不妥、不当的言论，这并不表明我们认同其立场或观点，相信读者可一一甄别明鉴。

本书中的地图仅为旅行路线示意图，不具有正式制作的国家地图性质，不具有正式地图的准确性。

特此说明。

那火车是死寂大地上的一缕生命；人与自然陷入麻木，它是唯一得以观察的演员及场景。每当我忆及，铁路是如何向无水的荒原与野蛮部落的遗址推进……在建造的每一阶段，贸然兴起的城市，满载金钱、肉欲及死亡，是如何平地高楼起，随即步入死寂，如今仅剩沙漠中沿路的驿站；在那粗砺之地，拖着辫子的中国海盗是如何与边境的恶汉及衰弱颓丧的欧洲人并肩作战，混杂着方言交谈（以诅咒居多），赌博，饮酒，争吵，像狼一样自相残杀；头插彩羽、代代相传的美洲领主是如何在最后的要塞，听见那满载敌人的“邪灵怪车”（bad medicine waggon）嘶吼入侵；随后，我忆起所有史诗般的骚乱都是由长礼服绅士所主持，而其所望只不过是一笔财富及随后前往巴黎一游。思及以上种种，我招认，对我而言，铁路似乎是吾人所处时代的典型结晶，似乎它将一切世界的目的及一切社会阶层交织进单一的情节，并将最繁忙、最广泛、最多变的主题贡献给伟大的作家，以光大亘久绵长的文学事业。倘若它是罗曼史，倘若它是一种对比，倘若它是吾人需要的英雄主义，特洛伊城又复何如？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业余移民》（*The Amateur Emigrant*）

“浪漫！”季栗哀叹着，

“他从不跑着赶火车，

只是随着车厢、车长、汽笛漫游——

接着下了慢车——再度迟了！”

天杀的浪漫！……全然不可见的

浪漫领来了九点一刻的班车。

——吉卜林，《王》(*The King*)

上册目录

第一章	湖岸快车	1
第二章	孤星号	37
第三章	阿兹特克之鹰	53
第四章	搭“莽夫号”前往韦拉克鲁斯	85
第五章	通往塔帕丘拉的客车	107
第六章	往危地马拉城的七点半班车	129
第七章	往萨卡帕的七点整班车	153
第八章	往圣萨尔瓦多的单节小火车	171
第九章	往库图科的慢车	191
第十章	大西洋线：往利蒙的十二点班车	209
第十一章	太平洋线：往蓬塔雷纳斯的十点班车	251

下册目录

第十二章	到科隆的巴尔博亚子弹列车	265
第十三章	到波哥大的“太阳号”快车	303
第十四章	卡利马快车	329
第十五章	驶往瓜亚基尔的自动火车	355
第十六章	山脉列车	377
第十七章	开往马丘比丘的火车	391
第十八章	泛美号	417
第十九章	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北极星号”	449
第二十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	471
第二十一章	南湖快车	495
第二十二章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509

第一章 湖岸快车

这辆平稳前进的火车上，有一个人显然不是去上班的，从他袋子的尺寸，你一眼就瞧得出来。一如你总是可以从那副沾沾自喜的落魄相中嗅出逃犯的气味；他的嘴里似乎含着秘密——好像马上就要吹出泡泡来。唉，算了吧，干吗要吞吞吐吐的呢？我在自己的老卧房里醒来，我一生绝大多数的岁月，都是在这栋屋子里度过。冰雪厚厚地覆盖在屋宇周围，冻结的足迹穿越后院，直达垃圾桶。暴风雪刚造访过此地，预料不久后另一场即将刮起。我比平常更加小心翼翼地整装、绑鞋带，放过嘴唇上方的胡渣不刮，以便蓄须。拍拍口袋，确定圆珠笔和护照安然无恙。我下了楼，与母亲那只老在打嗝的咕咕钟擦肩而过，然后前往惠灵顿环路（Wellington Circle）去搭火车。今早是一个冻得教人麻痹的霜雪天，好一个前往南美洲的良辰吉日。

对某些人来说，这班列车是通往沙利文广场（Sullivan Square），或是米尔克街（Milk Street），抑或终点站东方高地（Orient Heights）；但对我而言，这班车将带领我前往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两个男人用外语低声交谈着；有的人携着午餐盒、小旅行袋

与公事包；一位小姐拿着一只皱巴巴的百货公司纸袋，显然是要去退还或是交换不要的商品（旧袋子把这趟尴尬之旅更衬托得煞有其事）。严寒改变了车内多种族乘客的容颜：白人的脸颊好似洒满了粉红色的粉笔灰，中国人全无血色，黑人脸色则呈灰白或灰黄。曙光初露时是摄氏零下十一度，等到九十点钟却降到零下十二点七度，且在持续下降中。行经赫马基特（Haymarket）时，车门一开，冷风便呼呼吹进车厢，两位絮语不断的外国人随之噤声，看上去是地中海人吧，迎面的冷风使他们的脸部肌肉紧绷。乘客大多缩成一团，手肘贴紧身体两侧，手搁在膝盖上，半眯着眼，努力保藏着自个儿的温度。

他们在城里有事待办——工作、购物、上银行，或是到百货公司退物处办理尴尬差事。有两人膝盖上搁着厚重的教科书，还有一个背向我的身影正读着《社会学导论》。一个男人严肃地扫视《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标题，另外一个正用拇指翻弄着公事包内的文件。一位女士告诫她的小女儿脚不要乱踢，身子坐正些。四站过后，整列车原已坐得半满——但现在，人全涌入了狂风大作的月台。他们会在傍晚时分返家，一整天都在高谈阔论天气的种种。然而，他们为此全副武装，办公服外面还罩着爱斯基摩大衣，戴着五指手套或连指手套、羊毛帽。决心挂在他们的脸上，而疲惫的表情已渐露端倪。没有半丝兴奋的痕迹，一切都再平常不过。搭火车，早就是他们的例行公事。

没人望向窗外，他们从前就瞧过港口、邦克山（Bunker Hill）与沿路的看板了。他们也不注视彼此，视线就定在眼前数英寸不动。可纵使他们对头上的广告视若无睹，后者仍对前者诉说着信息。这

些家伙是当地人，举足轻重，而广告公司也知道他们的销售对象是谁。“需要联邦直接税表格吗？”它的下面，一个身着厚呢水手上衣的年轻人正对着报纸露齿而笑，吞咽口水。“兑现您的支票，行遍马萨诸塞。”一位面色灰黄如南非霍屯督族（Hottentot）的女士，紧紧抱着她的购物袋。“请自发赞助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对于那位头戴俄式小帽、检视公事包文件的无聊仁兄而言，倒也不赖。“想抵押借款吗？找我们就对了！”没有人往上瞧。“修理屋顶与排水沟。”“利用闲暇时间取得大学学位。”一家餐厅，一家广播电台，一则宣导戒烟的告示。

上述标语的宣传对象不是我，它们管的是当地事，但今早我将远离。当你远离之际，广告所蕴涵的许诺便不再有实质意义。金钱、学校、房屋、广播：我将一切抛诸脑后。这段从惠灵顿环路到斯泰特街（State Street）的短短路程上，广告变成了一连串哀恳的呢喃，有如某种不知名语言的胡扯瞎谈。我大可耸肩以对，因为我正坐着车远离家园。除了酷寒及落雪映照出的刺眼亮光，其余事情对我的旅程一无影响。除了一件事之外，一切都不再重要：当列车缓缓驶进南站（South Station）时，我离巴塔哥尼亚又接近了一英里。

一趟火车之旅的序幕

旅行是一幕消逝的场景，一场孤独的旅程，沿着变形的地理棱线，进入全然的遗忘。

流浪变成何种模样？

既然它逃开了我们所有人。

然而旅行书恰恰相反，孤独者回归日常生活，绘声绘影地描述他与空间的这桩实验故事。旅行书是最简单明了的一种叙述，是一项解释，自个儿为出现和消失的理由圆场。它是一种律动，规律来自于字词的堆积重复。印象的消退是锐不可当的，但少有完全不存于记忆者。然而，传统上却会浓缩旅行书写，一如许多小说，从中间起头，猛地就把读者放在奇乡异国，却不先领他前往该处。一本书的开头可能是“白蚁把我的吊床当点心吃掉了”；抑或，“从巴塔哥尼亚的山谷往下深入，尽是灰色奇岩，满载着洪水所遗留的千古刻痕及裂缝”。干脆从伸手可及的地方随机取出三本书，查看一下开头句好了：

1898年3月1日近正午时分，我首次发现，自己进入了非洲东岸蒙巴萨那险象横生的狭窄海湾。（《察沃的吃人魔》〔*The Man - Eaters of Tsavo*〕，帕特森〔J. H. Patterson〕著）

“欢迎光临！”路边硕大的广告招牌如是说。此时，车子已完成了螺旋状的登高之旅，从南印度平原的酷热，一下子跃入近乎天赐的凉爽。（《保护下的乌蒂》〔*Ooty Preserved*〕，潘特-唐斯〔Mollie Panter - Downes〕著）

从房间的阳台上，我可以一览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全景。（《你属于哪个部落？》〔*Which Tribe Do You Belong To?*〕，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著）

可是，我向来的疑问这几本旅行书（也包括大多数旅行书）却

避而不答：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连动机都不提，欢迎的序幕就已然揭起。前往的过程其实与抵达一样缤纷多彩。不过，由于好奇心本身已蕴含着拖拖拉拉，因而拖拖拉拉被视为一项奢侈（可是，有什么好急的呢？）。我们已习惯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到达与道别、成功与失败，而其间种种是不值一顾的。帕尔纳索斯山（Mount Parnassus）¹ 的顶峰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但较低的斜坡呢？我们并非对离家的过程全无信心，但相关文字却少得可怜。离别被形容成恐慌的一刻，在机场大厅验票的瞬间，或是舷梯旁笨拙的亲吻，然后一切寂静无声，直到“从房间的阳台上，我可以一览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全景……”

旅行，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打从醒来的那一瞬间，你就在向一个陌生的地方迈进，每一段路程（譬如和咕咕钟擦肩而过，顺着富尔顿〔Fulton〕进入费斯威〔Fellsway〕等等），都领你更接近目的地。《察沃的吃人魔》一书的背景是20世纪初的肯尼亚，描写狮子吞食印第安铁路工人。但我敢打赌，一本更加细腻精彩的书原本大有可能诞生，内容则是从南安普敦到蒙巴萨的海上之旅，只不过，帕特森上校基于个人种种因素，并未着手撰写。

旅行文学已变得不足为观。典型的开场是，从飞机倾斜的机身，闹剧似的把鼻子紧贴着舷窗往下望。这种逗笑的开场，这种特意加强的效果，已太为人所熟悉，连谐仿（parody）都近乎不可能。他们是怎么说的？“下方，横着热带草原、洪水没顶的山谷、宛如百衲被的农田。当飞机穿过云层，我可瞧见蜿蜒攀往山丘的泥巴路，以及小得近似玩具的车辆。我们绕着机场飞，当飞机降低准备着陆，我看见了雄壮威武的棕榈树、收成的农田、寒酸人家的屋顶、用筒